

路綫

馬子華著

新鐘書局出版



綫 路

馬子平著

路綫

1936. 6. 5. 初版

1 ——— 1500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精裝 平裝 每冊實價 六角八分

著 者 馬 子 華

發 行 人 李 雄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發 行 所 新 鍾 書 局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印 刷 者 新 鍾 印 刷 所

前記

山野的粗獷的特質，封建制度逐漸崩潰的現象中，和着自己中產階級的陷落的悲哀，……這些些環境的推動，造成我寫小說的原動力，成爲了我描寫的對象。遠在一九二五年，我便開始執筆了。

對於文藝的寫作我是很嚴肅的，我祇努力的去忠實於現實的表現。沒有想用它去交換什麼名譽和金錢。所以我就沒有自動的把自己的東西送到「文藝市場」上去兜售。

我很注意題材的選擇，一方面要我自己澈底明瞭的，並且別人用來寫過的我決不再用，並且我極力想創造一種新的形式來表現這個題材，但是在這一方面是很失敗了的。當我寫作的時候是有了很多的壞處到現今還沒有克服，有很多的弱點到現今還沒有

長進。壞處是對於一篇作品寫成以後，不願加以澈底的修改，那種姑息懶惰的習慣，是使作品不可能精練的。弱點是我的能力很差，每每一個短篇的寫作我只注意到故事的發展，而對於人物的刻畫，心理的演變，一點都不注意，就注意也沒有能力去運用。

我開始動筆的那些時候，是幼稚得可笑的，那時我受到一個朋友夢華的啓迪不少。因為創造社與及以往的文學研究會的寫作，影響我的東西也很深，Romantic的氣味，籠罩了初期的寫作；其後因為五卅的事件發生，新興的思想稍稍的修改了以往那些傾向不正確的錯誤。人生觀，世界觀，一切都改變了些；然而，寫作的能力是基於認識的能力的。當時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會截取了些片斷來描述，就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任務」，也不知道這「任務」要怎樣才達到的。直至近六七年來才算進歩了不少，理解了一些。

在消極方面我只想使我自己的寫作「入情入理」，這故事發展祇要是現社會必然會發生的，這人物只要是現社會所有的，把他一點不誇張不任意的典型地搬上紙頭來；在

積極這方面，我還希冀着我這個故事能夠感動讀者，如我對這一件故事的事實所感動一樣的大，甚至於我還希望思想與行動的敵人也爲之引起了共鳴，讓我的作品成爲一種指路碑的任務。這是和自的創作態度，究竟是不是脫離了寫實主義的規範，那我可不知道。

從歷年所寫的短篇中，取出這幾篇東西來成爲一個短篇小說集。內中，沉重的脚，路線兩篇發表於現代，街鄰發表於小說半月刊，綠玉酒杯發表於十日文學，火燒天發表於文學新輯，都是發表過的東西。在編此書以前頗有鄭重的考慮，但是，石堆裏實在挑選不出珍珠來，這幾篇還是很幼稚淺薄的習作，見了讀者是會臉紅的。

這集子集就以後，曾經請茅盾先生看看。因爲他是第一個前輩作家中注意到我的寫作的人，他是曾經在文學給我的中篇他的子民們這本書好評的。我年紀還青，正要小心翼翼地接受一切的譴責與指導。

3
茅盾先生給我的那樣誠懇的批評，我不知要怎麼感激才好。我遵從他刪改了一些，現在把他印行了。以後，我當更努力的去寫作，要比這些更健全更有力的，符合大家和

茅盾先生的希望。

這集子編就以後，承莊啓東兄的幫助，使牠能夠很快的出版，這是應該感謝的。

一九三六，三，十六日，記於上海。

路綫目次

前記·····	(一)
沉重的脚·····	(一)
路線·····	(二九)
陷落·····	(四六)
火燒天·····	(六六)
月琴·····	(八九)
街隣·····	(一一〇)
綠玉酒杯·····	(一二〇)

螳螂山的火焰……………(一三二)

「藝術商」的告別……………(一六四)

勾結……………(一九〇)

醉……………(二一七)

「你跟他去了吧」！……………(二三二)

附 錄

茅盾先生的信……………(一)

沉重的脚

上

別人都說老海是他姑媽抱養大的，他自己卻不知道，橫豎是媽呀媽呀的叫慣了。這樣一個痛愛他的人死掉，自然是要傷心的。從棺材送進山肚子裏以後，他自己便算成是個孤兒了，扳開手指頭一數，映眼又是十五個年頭。雖然大家爭着叫老海老海，可是他並不『老』呀，看上去還是那麼結實的，說到『海』這個字也有點來歷，他年紀輕輕的就比別人有力氣，七嫂子家的八十斤的豬他抱得起來；『海』字似乎有點兒形容力氣大的味道，於是就加在他的身上了。

栗子村是在馬鞍山下面，不滿四十戶人家，老海從前就在大水灣邊他媽媽遺留給他

的一間茅草房裏邊住着，裏面是黑漆漆的像一個無底洞。早晨見他把門拉過來用一根繩子拴起，揚長的走了；晚上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鑽了回去，一絲兒聲息都沒有。

要數一下他從前做的活計，那可多了。小時候就跟人放過牛，看過田，再大點兒他就去種田，自家沒有田去租有田的人家是常事，但是他祇做短工不做長工。一到夏秋兩季，他直是忙個不了。家家喜歡催他，因為一個人勝過兩個人的成績。

媽媽死後可就精了，冷清清的這家混混那家混混的過了兩年。他眉頭一皺，心裏老是不大起勁的樣兒，大家都說他懂得『孝道』，其實倒是他年紀更大些了。

是民國幾年倒記不清楚，總之日子到現在還不怎麼遠，誰都記得張鎮守使的幾團人在榆城鬧了亂子以後便拖上山去做綠林好漢。這樣一來可不得了，省長派了大兵從三路包圍了過來痛剿。榆城隔栗子村祇是兩天路程，一村子的老老少少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

真的，不上十天，在先是冷一個熱一個的丘八老爺上村子來打店，小油布旗子這家

門口插一枝，那家門口插一支，氣勢洶洶的向大瓦房裏的吳三太爺的收租先生要米要錢。以後便是大隊人馬的開了兩營人進小小的村子裏來了。

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大家把米甕翻轉來的攤給他們煮大鍋飯，自己蹲在旁邊餓得淌口水不上算，還要把人吊起來要錢。

老海這一次就倒了霉，他以爲祇要自己是光身漢倒不怕什麼，事情可不然，等軍隊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被兩個兵捉住了。

「先生！我沒有犯過法！」

「放你媽的屁，不犯法又怎樣。」

不由分說，拖在牛欄裏關了一夜；天不亮三四十個壯丁便跟着他們走了。每人身揣上着他媽的一大箱又重又笨的撈什子。旁邊是走着幾個解差般的爛兵，一路上罵頭罵脚的。

走上兩天老海可聰明了起來。夜晚在桃葉住下來的時候，趁着守門的昏迷迷的想睡

着的當兒，一個不留神他便溜出來了。選着小路跑，連腳上戳進刺去都不管的走。這一來算是被他逃脫了。其餘那一夥卻終於一個鬼影子都不見回來，想都想不到他們的骨頭是喂在那條狗嘴裏。

七月天，拚得一身臭汗的趕回村去，才隔三四里路的光景，太陽就已經快要落山。山路上橫飛過去幾羣烏鴉。才離家六七天他就慌得不成樣子了。

誰知，剛到馬鞍山北邊的小土地廟，伸頸子回下面衆子村一瞧，他就覺得事情有些不妙，為什麼烟霧沉沉的不像往常的光景呢？猛一擡頭，槐樹下面像躺着個人。跨上兩步細一看，是一個女人，赤條條的一絲不掛，胸口凝結着些淤血，七分是歸陰了。從模糊的面貌上一認。『金翠呀！』他睜大了眼睛叫出來。

到了村子才看見每一家的屋子都沒有了。被大火燒得乾乾淨淨的，在黃昏的暮色中矗立了幾塊禿牆。沒有燒完的木頭躺在地上吐着氣，這一股煙火味就使人聞不了。

『他媽的什麼怪事？』他走在路上總找不出原因，心裏是說不出的傷悲。

從這村來沒有碰見一個人，一兩條狗在靜寂的路上夾着尾巴跑來跑去。

走了一陣才聽見幾聲抽咽的哭聲，頭髮半白的老頭子坐在破磨房門口。

『怎麼回事呀？』他彎下腰去問。

老頭子仰起頭來。他驚訝了。

『哦！是你，老海！怎麼你會回來呢？』

『我逃走了的，爲什麼一村子弄得這樣天翻地覆了？』

『唉！你還在鼓裏，你們走後第二次的軍隊又來了，吃完了糧食還不算，他們又要錢。大家都哀告他們說沒有，沒有，他們可發了脾氣，說我們一村子的人都通匪。臨走時放把火燒了房子，男的被拖了去，女的也弄到後山上……』

『現在，人呢？怎麼一個不見？』

『贖下來的全跑了，關帝廟沒有燒，他們都住在裏面。』老頭子用顫抖的手指著。

老海跑了去關帝廟，果然很多人在那兒躺着，站着，走着。小孩子在神龕邊跳蹦蹦

的。他的腦子簡直昏亂透了。大家圍着他問七問八：

『香香的爸爸回來沒有？』年輕的婦人問。

『他們嗎……快……快回來了。』老海簡直無法答應。

說起老海的以後，實在長——！

當天晚上他在關帝廟裏面胡亂蹲了一夜天剛亮他便去看看自家的大水灣邊的房子，也是燒得不成樣子。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倒是媽媽遺留下來的一對銀耳環和自己的一把鋤頭應該找一下。但是在灰燼裏面翻了半天，一個木櫃子都燒完了，那裏還找得着小小的耳環？獨自提着那找出來的一把鋤頭站在水溝前發呆。

一村子人嗣後便走的走了，搬的搬了，弄得個冷落非常。老海看看長此以往也不是頭路，倒不如忍點心遷地爲良。於是，在八月中秋前後，他把那一份自己僅有的財產——鋤頭，送給從小就跟自己在一堆的阿貴，便預備走了。

『你打量往哪處跑？這個世道，還是安安份份的種田好了。』阿貴問他。

『沒有什麼來頭，橫豎自己就是一個單身，各處走走也好，』他苦笑着說。

是一個清晨，老海，他便悄悄的離開了他生長所在的栗子村。他雖然就從那時候起東飄西流沒回去過，但是當時的事情倒時常聽得他說到的。

離開村子那一兩年不知他幹了些什麼活計，憑着一雙大腳板，隨到什麼地頭兒都方便。

中

兩座山很高的對峙着，春天的樹長遍了的當兒就像兩片玉的屏風。在每一座山膀上，有個石磚砌成的礪樓，風雨經年，剝落卻也難免。一條崎嶇不平的山道，繞過池的側邊。

走在山道上祇要你俯瞰下面，就好像你自己是飛在半天雲裏邊一般的。滔滔滾滾的一條普渡河在兩山中間橫流過去，稠密的房屋黑漆漆的一大片擠集在對面的河邊。天也

一線地橫過去。金色的太陽在普渡河的黃水裏耀着魚鱗般的光彩。

走下半點多鐘的山路你才可以到河邊。那兒有一座很寬的很大的五馬橋架在河上面。從五馬橋過去，你便可以到西南產鹽的一個重要的縣份——鹽興——有些人又叫做黑井。

鹽龍爺爺施給這地方的恩惠，鹹水在很深的井裏面，祇管用大牛皮口袋一袋一袋的拉了起來，每一家竈戶催用着四五十個長工來整日的祇是挑，挑呀挑，滿街全被鹼水濕透了。一桶一桶的倒在如像梯子般的大竈上，那若干的鍋裏便沸騰着鹽水。火的舌頭在寬闊的竈口邊一抵一抵的，鹽煮出來，竈戶們便發財啦。

老闆們說他們是『靠天吃飯』。鹽龍爺爺他們給他蓋了一大座廟子，祭豬殺羊忙個不了。他們穿着花緞馬褂在場公署裏打麻將。他們坐着轎子去逛山水。

雖說老闆們是『靠天吃飯』，但一縣裏的百姓們不靠鹽井吃飯的倒也是少數。固然，老闆們有的是鹽，但是別人卻有的是力呀。挑鹽水的，站竈的，砍柴的……數都數不